

英文答出來沒有。國文做多少字。繁春聽了。很不耐煩回答。頓一頓道。等出了案再說罷。你何必忙這些。今天是星期一。聽說星期六才出案。這裏園子很多。很好頑。我看索性住在棧房裏。候他出案。一面我們也好去逛逛園子。多頑幾天。秀英道。好是很好。不過我帶的經濟有限。今天就回家去。還可勉強支持。繁春這才無話可說。吃完了飯。算了房飯錢。夫婦兩人。便搭着小輪回到家裏。

原來秀英從小便和繁春結下絲蘿。繁春的老子。是個老科舉。生平最恨的是學生。直到民國共和告成。知道科舉萬無翻身日子。才勉強強強把繁春硬插到一個私立的高等小學一年級裏去。無奈繁春在家裏。讀的是小題銳錄。得月樓賦。七家試帖詩。到了學堂裏。一些沒有用處。其實八股文字。滿清從改用策論取士已後。早已沒有用處了。不過他老子總是不相信。總以為有復活的日子。所以繁春秉承父訓。也教沒奈何。可是少年人原有性靈。早被他剝奪得乾乾淨淨。

比及繁春進了高等小學。年紀已有十八歲了。第二年。居然升到二年級。那秀英已是高等小學畢業了。論他年紀還小繁春兩歲。繁春的老子。望孫心切。便在暑假時候。替他們行了老式結婚禮。等到繁春畢業。早已生了個兒子。不到半年。他老子看見了孫子。心願已足。便歸天國去了。繁春有三個哥子。都是在家裏吃死飯。看看開書。抱抱兒女的人。老子一死。第一是瓜分家產。祖宗傳下來七百畝稻田。憑着親房族長的分配。一百畝算是祭田。四個人挨年收一次。三個哥子。每人一百五十畝。繁春是廩出的。便給他生身母七十畝。繁春八十畝。一應喪葬費用。大家照股均攤。

繁春得了十九年蔭下的福。真不知道錢從那裏來。米從那裏出的。於今分着八十畝田。便算極豐的年成。所入能有幾何。可是繁春還不覺得。早上吃還他清茶。晚上吃還他老酒。如覺無事的。

過了一天又一天。隔不到一年。又添生了一個女兒。剛剛年歲不好。白米要十二三塊錢一担。真把個秀英要急死了。眼看着三位哥子。三位嫂子。過安安穩穩的日子。自己一百二十個不願意坍臺給哥子嫂子看。便去女師範暑假講習所裏。學了一番。虧他天分高。心意專。什麼國文。國語。算術。英文。大有進步。其實國文。算術。圖畫。英文。四科。當初在高等小學裏。早已冠絕儕輩了。這時從講習所裏出來。早被他母校裏請去。做主任教員。一年所入的薪水。倒也有二百幾十塊錢。可是只苦了秀英。一早起來。便走到學校裏去。傍晚回來。要做下酒的菜。給繁春吃。抽空要做小孩子的衣服鞋襪。晚上等孩子睡了。還要批改算術。和國文。星期那天。另外要到一家人家去教四個女孩子英文圖畫。那家是一家富戶。雖說一個月祇有四次。薪金倒按月十塊。這真是本事與錢。努力的代價了。

是是本事拉鋸。雙方由作但

我們中國的惡習。第一要算遺產。因為有了這「遺產」兩個字。不知葬送了多少人。鬧了多少是非。做長輩的。自己因為有產業傳給小輩。自己便有權硬派小輩許多不是。做小輩的。自以為我將來要承受他產業的。無論什麼。只好忍受些。還有種不肖的小輩。自以為老子有的是產業。老子一死。何事不可做。便在他老子不會死的時候。早已把產業暗中變賣了。最奇怪的。是我們縣城裏。人家產業。都包括着「田房屋」三個字。田是棉花田。麥田。稻田是最值錢的。房是市房。屋是住屋。這三種中間。田最要緊。越是富戶。田越買得多。養了兒子孫子。並不叫他學些本事。好叫他年長了。好去自立。只委巴望他能假保守田房屋。便是孝子賢孫了。可有一件。他們沒有想出來。譬如一個人有一千畝田。養了兩個兒子。自然每人給他五百畝。再下一代。每人生兩個兒子。只好分二百五十畝。一個人了。再傳一代。有了八位公郎。每人只有一百二十五畝。不到五代。那田就越分越少了。可可是那有田人家的心理。

(未完)

(未完)

***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

海內外名士惠題
聲明由小說日報紹

白華先印上卷半月後出
出約僅須附郵花三十

五分以一星期爲限（自登報日起）

餘面可謂空落
通訊處

人劍我爭情。夫人。琴仙（眼裏之夫人）三女中
前鉅製定價一元凡愛閱本報諸君將此紙剪下（須
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詩文社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二日

壬戌年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五

小說日報

大明

發行主任兼
總編輯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廬父 廣告主任 孫緯才 增刊主任 嚴美孫

閩南閱報諸君鑒

本報代印書館營業部承辦如欲閱或經售
本報近與倍文接洽
本報啟

小說日報彙刊第一集出版

本報發行部謹啓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概不報名
招考費須先期到校報名繳報名費洋一元或開明姓名通信處用中文函報亦可報名應用物投考時隨帶筆墨及本生最近四寸小照
本校給用納費如被取日後肄業者每半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或分行代理處就近繳納書籍費到校後按價另繳
郵票十分詳示通信處即當寄奉不誤

上海震旦大學招插班生

本大學此次只招插班生凡未曾讀過法文者概不考取
考期 正月廿八二
月廿六七八
開學 三月一號
住址 法租界呂班路一四三號
章程 函索即寄

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乞賑

本省四次風雨爲災區達六十餘縣之廣災民至數百萬人之多命災浩劫且古未聞現經各界組織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以杭城榮棧安徽會館爲會址伏望諸大善士慨解慈囊此舉爲射富鎮分者能公鑒會長董永祥張成均理事長王錫榮副理事長金百順俞煒同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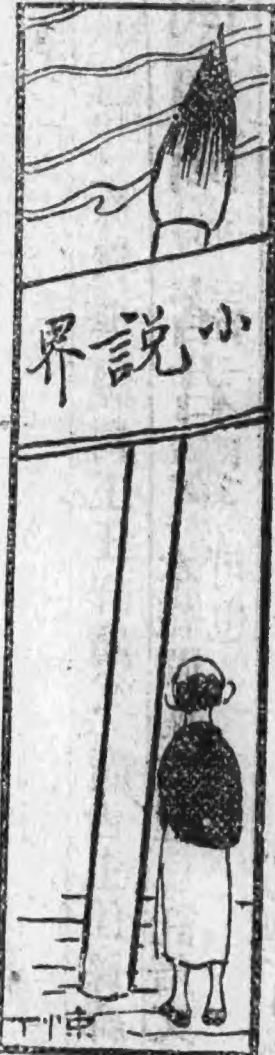
均稿本報登載各有版權不准翻印轉載

本報特別啓事一

本報自今日起(六十二號)添開國貨一欄專載關係各種國貨消息及商場情形出品評論等文字各圖貨號如有上項紀載委爲發表者本報極所歡迎或欲委託本報代爲撰稿或徵文者本報亦可担任詳細條例見本日國貨欄

本報特別啓事二

本報長篇小說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初集已於六十號刊登完畢因年內爲日無多改刊邱劍舒之賊窟記全稿約萬言儘陰歷年終登完登完後本報即循例停版俟明年新正照常出版仍行續刊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二集特此啓事



小說話

小說雜誌封面的研究

一仙造意 盧父潤文

雜誌的封面。也是一樁極困難。極複雜。極有價值的問題。失之毫釐。則近於誣淫。失之莊重。則嫌於拙滯。每期變化。則材料有缺乏之虞。一成不易。則觀者生厭悶之心。皆非封面之上法也。近時各小說雜誌。每喜用美女畫。照我看來。時裝近於佻。古裝易於拙。亦不易討好。況且雜誌的內容。不必一定和婦女有關。尤不必定爲婦女中之美。女以雜誌外形的封面。而和雜誌不生關係。究竟也是一樁缺點。又況以美色討人歡喜。仍不脫黑暗時代視婦女爲玩具之惡習。我以爲這總是不合法的組織啊。但是這

孫緯才新法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注射每針一元功效速立斷根金針注射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注射每針一元功效速立斷根金針注射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注射每針一元功效速立斷根金針注射

失將珠贖去。因訪而詢以是事之原委。是時爲莫者。苟稍具惻隱之心。予嫗子以數百金。則亦已耳。顧其既貪錢若命。則惻隱之心。又奚能戰勝其貪念。故對於嫗子之詢。竟由貪心而與惡念。倚其平時之聲名。復以重賄反誣嫗子爲毀名詐財。嗚呼。三木之下。何患不能屈打成招。嫗子不幸。亦痛遭斯厄。且未幾而死於獄。冤哉傷哉。

當時時也。莫既以賤價得珠。又行賄以死其主。自以爲此利既得而名又正。手段至是。可莫子毒矣。方私心慶幸。而庸知東窗事發。人世之耳目可得暫撫。而冥冥之報施。不容釐毫或爽哉。蓋自嫗子爲莫反誣冤死獄中。後數日。有自鄉至城收帳者二人。因貪富夜談。故時已二更。尙手執紙燈。共行街頭。已而行經一處。狀若衙署。但見大門洞開。其中人聲嘈雜。明火執杖者無數。正審堂也。二人不覺同進。始而見一老嫗及一少年若母也子者。哭訴實珠溺死奪珠反誣事甚詳。且訴且求堂上爲之伸冤。二人訴畢既退。忽聞堂上厲聲傳喚壞心上。詢以頃母子之事。二鄉人與莫。固有一面雅者。見莫初上時。猶作賴辭。經堂上示以原告母子之口供。遂領其首。而一一承認是實。繼即見堂上賜差役縛莫於生炭燒紅之鐵柱上。目視莫之骨肉。著柱即焦。臭味難聞。悲慘萬狀。因不勝驚駭而同出。維時天已曉。因回顧大門。擬詰其處。則不意大門之上。赫然東嶽廟三字也。復向內一望。聲形都杳矣。二人更用驚悸亡魂。狂奔至一茶樓。藉以定其驚魂而探莫事也。既而果聞有談及莫已臥病多日。於昨夜全身焦爛如焚而死矣。

心英曰。鬼神之事。不見者往往不信。以爲無因也。然此事乃聞之吾鄉長者之口述。且彼收帳之二鄉人所見莫受刑之狀。正與莫死狀相同。是可證爲非虛無烏有之事矣。由是以觀。二鄉人者。又似神明之藉其口以警告世人者矣。

心英又曰。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其民俗雖有不同。其宗教

小說雜誌的封面問題。究竟怎樣纔好呢。就我所知。可分爲兩種說法。一種是普通的小說雜誌。可以採用每期雜誌中。頂有精彩。頂有深意的節。或一段。作爲寫實畫。或諷刺畫。而取材却不不可不慎。選別尤不可不嚴。要是不然。就要犯上述的弊病了。一種是專門的小說雜誌。如家庭劇。工業劇。婦女劇。種種專紀一類的雜誌。就得各以其類。而作爲種種與雜誌有關的圖畫。這雖不是確定無弊的方法。不過比較那騙居不對馬嘴的封面畫。似乎稍勝一籌罷了。

小說

冥報

心英

吾湖十年前。有莫某心者。體面商人也。惟生心貪吝。極工心計。以致不克善終其天年。良可慨焉。茲志其軼事如后。

一日。有鄉嫗以貧故。懷家傳明珠一顆。來城求售。爲莫所悉。就視其珠。則光耀奪目。精瑩可愛。非凡品也。私計若是珠者。苟得善價。當在二千圓之數。然莫故貪鄙。見需銀急。以爲此天鵝肉也。安可輕輕放過。議良久。但許價六百金。嫗是時雖貧。珠值故自知。因不願輕售。但莫既蓄心牟利。奚肯任其交易不成而自去。於時隨嫗入暗尾嫗後。以探其下落。既而嫗以五百金將珠質於某典。已持金搭航船歸矣。不意中途船傾。溺焉。莫即暗囑隨之者掠之起。而搜其身。遂得嫗質珠之票。莫以當票雖在。而己著水。僅得約留殘跡也。因持殘票至原典。聲言掛失。且從而照所質五百金加利將珠贖之以去。

質珠之鄉嫗未及歸家。而中途溺死之消息。已達於家人矣。嫗子聞耗。星夜入城。探得母氏已以珠質於某典。而該當票已爲莫掛

雖各異殊。然而種瓜得瓜。種粟得粟。因果之理。當無不同。然則吾人處世待人。亦當知所勉矣夫。

白卷

天憤稿 盧父潤

袁繁春是個風華都麗的少年。聽人說。年紀只有二十二歲。看着他外面的儀表。一定猜得出他肚裏的學問淵博了。

這回某師學校裏招考。投考的人。共有七百幾十個。分坐了十幾隻課堂。才容得下來的。人是各省各縣都有。論到品貌。那裏及得上繁春。便繁春自己也覺得有一種出人頭地的態度。那時捏了筆墨。領了卷紙。那卷紙。共有三種。第一種。紅方格。是預備做國文的。第二種。是藍橫格。是預備做算術的。第三種。青橫格。是預備做英文的。却每種上面填着號碼。蓋着印。並不寫什麼姓名。這原是校長防弊的法子。生怕看卷子的人。同投考的人。有什麼親戚朋友的情感關係。才抄襲了滿清科舉時代糊封的老法子。卷紙上。只填號碼。他手裏另有一本底冊。某號某人。要等卷子看齊。分數批好。發出名次單來。才替他對着號數。寫出真姓名。總不會有別的手腳了。

繁春接了卷紙。却不去理會這種事。只靜靜地坐着。一會兒油印的題紙。發了出來了。國文題。是立身處世說。算術題。是加減乘除五個問。英文題。是猿猴。扶白。愛及的符。的分類法。從前科舉時候。有人把「下筆春蠶食葉聲。」七個字。比那些做文章的狀態。如今十幾隻課堂的學生。這七個字。也移得上去贊他一句。

繁春只冷眼看到繳卷的。有了二三百人了。他便鑽到入叢中。把卷紙一古腦兒丟在桌上。拔步就跑。一逕回到棧房裏。他夫人章秀英。正自呆呆的坐在房裏。等着他。一見繁春進來。歡喜得很。第一句話。便問他什麼題目。繁春隨便說了幾個。便嘆氣。秀英道。我只候你回來同吃。便我也覺得餓了。當下招呼茶房把飯搬進來。一面吃。秀英便一面問他。考的有多少人。算學錯沒有錯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本報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不勝感荷。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定價，分列如下：

| | |
|----|--------|
| 本埠 | 每月一元二角 |
| 外埠 | 每月一元五角 |
| 零售 | 每份五分 |

總發行所：清華書局

星明界誌

誌雜聲浙

（畫風西精贈）

●片景湖美送●

本誌為浙省名報，內容豐富，圖文並茂。茲為慶祝本誌創刊，特將本誌所繪之西湖美景，分送各界。凡訂閱本誌者，均可獲贈西湖美景一幅。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了版出刊月術幻

●錄目期三第●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福建鍾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讀 千里眼 杯中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帶 帶與雀 藤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扮女裝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舌 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雜錄 新婚佳話 三康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冊大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龍海路三康學社

▲三康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元 每日練習二小時 三月畢業 每日六小時 一月畢業

本報

本報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不勝感荷。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定價，分列如下：

| | |
|----|--------|
| 本埠 | 每月一元二角 |
| 外埠 | 每月一元五角 |
| 零售 | 每份五分 |

總發行所：清華書局

海上花列傳

此書為雲間韓仙所著，描寫上海社會，生動活潑，為海內外人士所喜讀。茲為慶祝本報創刊，特將此書定價如下：

| | |
|-------|------|
| 全書六冊 | 定價兩元 |
| 特價六折 | 一月為限 |
| 外埠加郵費 | 一角七分 |

發行所：清華書局

張舍我

短篇小說集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著短篇小說，內容豐富，筆調生動。茲為慶祝本報創刊，特將此書定價如下：

| | |
|------|------|
| 全書一冊 | 定價六角 |
|------|------|

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台山虞山三徐書約

此書為徐子天、徐子虞、徐子三三位先生所著，內容豐富，為海內外人士所喜讀。茲為慶祝本報創刊，特將此書定價如下：

| | |
|------|--------|
| 全書三冊 | 定價一元二角 |
|------|--------|

發行所：清華書局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十二號

新語林

此書為陳瀛一先生所著，內容豐富，為海內外人士所喜讀。茲為慶祝本報創刊，特將此書定價如下：

| | |
|------|------|
| 全書一冊 | 定價一元 |
|------|------|

發行所：清華書局

君在內

此書為陳瀛一先生所著，內容豐富，為海內外人士所喜讀。茲為慶祝本報創刊，特將此書定價如下：

| | |
|------|------|
| 全書一冊 | 定價一元 |
|------|------|

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嘯殘墨

此書為天嘯先生所著，內容豐富，為海內外人士所喜讀。茲為慶祝本報創刊，特將此書定價如下：

| | |
|------|------|
| 全書一冊 | 定價八角 |
|------|------|

發行所：清華書局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天嘯殘墨

此書為天嘯先生所著，內容豐富，為海內外人士所喜讀。茲為慶祝本報創刊，特將此書定價如下：

| | |
|------|------|
| 全書一冊 | 定價八角 |
|------|------|

發行所：清華書局

小紀
說事
賊窟記

邱劍舒

吾粵盜風之熾。甲於他省。近年尤甚。雖曰言清鄉。曰言痛剿。而盜不稍斂跡。治盜者亦窮於術。盜則嘯聚險要。有恃無恐。嶺南之盜。聚扼一隅。凡近其地之大商店。或須經其地之船渡。每年必納金與之。方無騷擾。否則船不能駛。店不能貿易。納金之數。視其所得盜之多寡而索之。是爲打單。迄無寧日。往往擄人。則僅至鄉中富豪。劫挾男子。今則不然。一律則擄衆夥。一市則擄數十人。甚至擄學校之員生。有時全校俱擄。苟不贖者。烹殺隨之。非由破獲。鮮得生還者。余友陳秉安君。前年被擄二十餘日。幸逸出。陳君陽江人。居鄉肄業高等小學。昨歲余始識之。茲以其親述之事。筆之如下。

余（以下陳君自述）於民國三年。肄業於鄉之陳氏兩等小學校中。經費。均由族人某公担任。某公家富。有義聲。鄉人皆敬仰之。其人素肯辦地方公益。爲鄉中團練局長。對於盜賊。懲治不遺餘力。以故彼輩恨之刺骨。屢欲得而甘心。而某常居團局。不易入手。衆賊不能侵。乃思劫其所辦之學校。

校在鄉之北偏。生徒五十餘人。教員常駐者凡三。余班課堂居前座。四月某日。余等正上課。約三時許。忽有大漢七八人。破門入。教員張先生叱之。衆曰。爾等不識我。刻正有用於爾等。盍隨我來。遂出手鎗。合力將余等九人捉住。張先生亦與焉。後座員生。聞聲出視。見各人皆握利器。不敢救。而大漢等亦不理之。擁余輩出門去。門外則已有賊六七十。磨拳擦掌。有持繩將余等細縛者。有以黑紗封余首者。遂呼嚕去。鄉團離頗遠。馳救不及。乃任賊逸。余被縛。不勝竅竅。賊負余於背以行。余斯際昏迷甚。而又爲所封。不見途徑。第覺上高落低。似越嶺者。賊衆既達目的。沿途談話。有得意色。久之又寂然。背余者忽曰。至

矣。遂放余下。推余入一屋。揭去面紗。招余坐。有老嫗捧茗來曰。先生請茶。余受而飲之。負余者狀已疲。亦坐而休。良久。乃向老嫗耳語。語畢出門。嫗謂余曰。苦先生矣。叩余姓名邦族。問余飢否。言際。負余者又入。握一脚鐐。鐐有鍊數尺。余突見之。色大變。彼賊解余縛。欲以鐐易。余大呼曰。好漢勿爾。余不堪此苦也。好漢不枉枯余。亦不能逃。幸恕憐之。彼不由分說。將余足套之。余力不敵。俯首就命而已。彼既餽余。復以鍊端扣於屋隅之巨石。事畢。謂余曰。本不欲以此苦先生。但我等例若此。勿怪。隨囑嫗取膳與余。復出門去。膳甚美。余腹雷鳴。乃盡數簋。膳畢。嫗又以水及巾盛來。余盥濯畢。嫗曰。先生吸煙否。余曰。毋須。嫗卽入廚。去時已入夜矣。嫗燃燈於桌。取帳被出。張於室偏之牀。摒擋一切。乃向余曰。先生請憩於此。余曰。嫗亦太勞矣。嫗盍先寢。伊聞言乃出。蟲聲唧唧。孤燈寂寂。斗室中百無聊賴。滿腔愁緒。如潮湧至。余處此淒涼蕭索之境。不覺下淚。默念家中父母。貽耗後。不知焦灼若何。必奔走營救。寢食不安。而同遭難之師友。又未知困於何所。使我輩至此者。誰之咎歟。終夕尋思。百感交集。遙聞鼙鼓。已報四更矣。腦海昏亂。疲極而睡。

及醒。則紅日上三竿矣。老嫗見余起。乃捧水與余盥漱。復以餅茗款余。余曰。嫗殷勤哉。何待我之厚也。嫗但笑而入內。余昨日來時。天已將暮。又戰兢惶恐。未觀此室之結構若何。今晨頗清爽。乃起下地行。奈兩足被絆。不能出外。盡鍊之端。只及室之門口。余仰首外望。室之左爲塔。右則一巷。巷尾似有數室。此屋亦鄉間之大者。然除老婦外。別無他。後室數間。又何人居耶。余正倚牆凝視。嫗忽自巷裏出。見余大詫。意余欲遁。乃曰。先生將何爲。余漫應之曰。欲遺矢耳。嫗曰。然。老身忘之耳。不能早爲先生備也。遂復入。取一瓦器來。又入去。余正急。卽以器遺之。約半時許。嫗來移之。移畢問余曰。飯熟矣。(未完)

廣文

吾友東越許虞受性奇慧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潛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澠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金僕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粥文爲定例如左
 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 序文四十元 跋語二十元 小品每篇五元 聯語長聯二十元
 知篇五元 小說文言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消寒俱樂部

文藝

別恨

沈劍濡

者番消寒俱樂部。徐天嘯先生值課。命題「別恨」並閱五十四號特別啓事。歡迎小說以外之稿。劍現適屬集至交遺札。彙成一編。無以名之。見先生之題。遂標其名曰「別恨」略述梗概以應徵。

劍濡識

杜少陵云。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蓋謂其人既死。已付之無可如何。不若生別之欲見而不得見爲可悲也。然白香山云。天涯書達否。泉下哭知無。是則生離雖恨。猶有息耗可通。惟一入重泉。則迸此含淚之一封書。亦不可得矣。豈非死別較生離爲尤悲耶。余性鈍拙。喜交益友。屈指十五年來。登鬼錄者幾居十分之二。如虞師廣父。呂子秋流。徐子柳僊。沈子繼青。宜子笑儂是也。虞師余受業者也。詩文咸以真氣行之。無粉飾語。性惆悵。光復後。浙省兵權獨攬。圖爲野心家所暗殺。殂於途。年未逾五十也。論

者惜之。

呂子與余同學年餘。稱爲莫逆。詩文名於時。余因得質疑問難。奉爲指南。年僅而立。竟歸道山。余之學詩。自是止矣。

徐子亦余同學也。詩文沈博絕麗。下筆千言立就。追古李賀李賀之流歟。且精書法。求者接踵。弱冠之年。遂獲拔貢之頭銜。客歲仲春。薄遊武林。聯牀話雨。歡若平生。別後魚雁常通。豈料噩訊傳來。嗚呼。西遊一面。竟成千秋別耶。柳僊素骨硬。不肯媚上。所以家境蕭條。可謂文人命薄者矣。

繼青爲余總角交。擅長絲竹。而性和藹。不露圭角。人咸以爲可親。往往樂從之遊。而余與小雅兄尤爲親密。凡攜榼訪勝。歡吟醉呼。流連竟夕。繼青無不在焉。而仁義之心。慷慨之氣。出是天性。不可遏抑。武昌起義。偕余投入滬軍北伐學生軍。事平而返。偶於議會間。述及國事。輒拍案大呼。酒羹淋漓。覆人衣袖。人目之爲狂。稍稍引去。繼青勿顧也。然竟以夏季酒肉過度。而卒於疫。嗚呼痛哉。年未逾三十也。

甲寅春。余與韓君天嘯等。組織亞東小說新刊於武林。得識笑僊。一見如舊。別後音問常通。每來禾。宿余齋。憶今夏與余別時。握手河干。情詞斐惻。舟子催發。帆已張矣。猶佇立船頭。依依回顧。嗚呼。別未經月。而噩訊至。分攜懸戀。豈早知其爲永訣耶。傷哉。

義務通信

鈕農姪鑒云暮矣耄耋於出行故年內不來申
代辦書價若干乞示知以便託友人帶上逸寸心
已死萬念都灰暇則殺青飲酒自娛雪衝無事請
示近狀以慰寂寥

逸園

東園先生鑒乞示地址以便專函奉達

逸園

靈一弟鑒汝到申乞速賜函乃荷

蘊山

逸園 逸園 蘊山

